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二十四回 勤報效書吏進京卿 應恩闈幼男領鄉薦

卻說周庸祐因怕余老五占了雁翎，便與徐雨琴設法計議。徐雨琴道：「那余老五的父親，與弟卻也認識，不如對他父親說：那老五眠花宿柳，要管束他，那時余老五怎敢出頭來爭那雁翎？這算是一條妙計。」周庸祐道：「怪不得老兄往常在衙門裡有許大聲名，原來有這般智慧。小弟實在佩服，就依著乾去便是。」徐雨琴便來拜會余老五的父親喚做余雲衢的，說老五如何散蕩，如何要攜妓從良，一五一十，說個不亦樂乎。還再加上幾句道：「令郎還不止散蕩的，他還說道，與周庸祐比個上下。現賽鳳樓的妓女喚做雁翎的，周庸祐願把一萬銀子攜帶他，令郎卻又要加點價錢，與周庸祐賭氣。老哥試想想：那姓周的家財，實在了得，還又視錢財如糞土的，怎能比得上他？令郎尚在年少，若這樣看來，怕老哥的家財，不消三兩年光景，怕要散個乾淨的了。」余雲衢聽了，好不生氣。徐雨琴又道：「小弟與老哥忝在相好，若不把令郎著實管束了，還成個生理場中什麼體統呢？」余雲衢是個商場中人，正要樸實，循規蹈矩。今聽徐雨琴這一番說話，少不免向徐雨琴十分感謝。徐雨琴見說得中窠，越發加上幾句，然後辭出來。

余雲衢送徐雨琴去後，就著人往尋余老五回來。這時余雲衢的店內伙伴，倒聽得徐雨琴這一番說話，巴不得先要通知余老五去。余老五聽得這點消息，向知父親的性子，是剛烈的人，這會風頭火勢，自然不好回去見他，便歇了些時，只道父親這點氣略下去了，即口店子裡來。誰想父親余雲衢一見就罵道：「不肖兒乾得好事！在外花天酒地，全不務些正項兒，倒還罷了，還要把萬數的銀子，來攜帶妓女。自古道：『邪花不宜入宅。』可是個生意中人的所為嗎？」余老五被父親罵了一頓，不敢做聲，只遮遮掩掩的轉進裡面去了。次日，余雲衢親自帶了余老五回鄉，再不准留在香港來。那余老五便把對付雁翎的心事，也真無可奈何了。

那雁翎日盼余老五的消息，總是不見。不覺候了兩天，只道他上天下地，料必尋那八千銀子到來。不想又候了一天，才見與余老五同行同走的朋友進來，把徐雨琴弄計的事兒，說了一遍。雁翎不聽猶自可，聽了真是一盆冷水從頭頂澆下來，好不傷感！暗忖自己只望他拿八千銀子來爭了一口氣，今反被人所算，便是回到周家那裡，那還復有面目見人！因此鎮日裡只是哭。鴛母見了這個情景，轉恐雁翎尋個短見，他死了也沒緊要，便白白把一株大大的錢樹折去了，如何不防？便急的令人邏守著他，一面著人往尋周庸祐，說稱余老五已不來了，快了結了雁翎的事。

那時周庸祐這邊，早由徐雨琴得了消息，知道余雲衢已打發余老五回鄉去，心上自然歡喜，就要立刻取雁翎回來。徐雨琴道：「他若不願意時，帶他回來，也沒用的。趁這會余老五不到雁翎那裡，我們再往雁翎處溫存幾天，不怕他的心不轉過來。」周庸祐見說得有理，便與徐雨琴再往雁翎那裡，盤桓了幾天。那雁翎雖然深恨徐雨琴，只當著面實不好發作，就不比前天的鎮日哭泣。周庸祐就當他心事忘卻余老五去了，即再過付幾千銀子，即把雁翎帶了回來。雁翎自然不敢不從，就回周家去了。因當時周庸祐既把第九房金小霞當為休棄了一樣，便將雁翎名是第十房，實則活填了第九房去了。

是時周庸祐既多上幾房姬妾，各項生理又不勞自己打點，都是馮少伍、駱子棠、徐雨琴、梁早田和馬氏的親弟馬子良一號竹賓的互相經理，周庸祐只往來省港各地，妻財子祿，倒也過得去，自然心滿意足。單礙著關書裡的來歷及內面的情形，常常防著官場有怎麼動彈。計不如從官階下手，或做個大大的官兒好回來，才把門戶撐得住。那時恰是譚督帥離任，姓德的第一次署理總督的時候。這姓德的為人很易商酌的，故那時周庸祐在羊城地面，充走官門，較往常實加一倍的勢子了。

那一日，徐雨琴正來說道：「現在因北方鬧了一場干戈，虧李丞相說了和，每年要大注款賠過外國去了，所以派俺廣東每年多等二百萬款項，庫款好不吃緊。那朝上又催迫興辦各省學務，所以廣東要辦一間喚做武備學堂，尚欠十來萬銀子，方能開辦。聞督街有人說，若從這裡報效一筆款，盡得個大大的保舉。大人若要做官時，這機會就不好放過了。現聞有位姓張的，是從南洋起家的人，要報效這筆款，大人總要落手爭先為是。不知大人有意沒有呢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亦是一個機會，因小弟曾任過參贊，若加上一點子保舉，便不難謀個欽差了。但不知要報效多少才使得呢？」徐雨琴道：「聞說這間武備學堂，欠費用約十五六萬上下，就報效一半，留一半讓姓張的做去，你道如何？」周庸祐大喜，便令徐雨琴設法乾弄，休使別人得知，免至自己的報效趕不上去。徐雨琴道：「大人休慌，驟然出這十萬八萬，也不容易。只有那姓張的是大埔人，還有一位姓張的是加應人，或者乾得來。究竟衙門手段，不像我們神通，就在小弟手裡，定不辱命的了。」徐雨琴說罷去了。周庸祐這裡一面令馮少伍打點頂備八萬銀子，另備一二萬，好送官場的禮。待報效之後，好望這張保折多說兩句好話。馮少伍容聲「理會得」，周庸祐見打點停妥，只靜聽徐雨琴的回信。

到了次日，徐雨琴進來說道：「恭喜大人！這事妥得八九了，明兒先遞張稟子，稟明要報效，好待總督批發下來。」徐把稟稿念與周庸祐聽。誰想稟尾有兩句，道是：「不敢仰邀獎敘」。周庸祐聽得，嚇一跳，便問道：「小弟報效這八萬金，全為獎敘一層起見，今說不敢仰邀獎敘，可不是白掉了不成？」徐雨琴道：「大人還不懂得官場裡的混帳，這不過是句套話罷了。怕上頭奏將來，說出以資鼓勵一句，哪有沒獎敘的道理？」周庸祐聽罷，方才醒悟，便由徐雨琴代遞了這張稟子。果然次日就見督轅批發出來，贊他關懷桑梓，急功好義，並說明奏請獎賞的話。周庸祐心上大喜，一面交妥那八萬銀子。同時那姓張的也同周庸祐一般，把八萬銀子報效去了，德督帥就一同把周、張兩人保舉。周庸祐料得那奏折到京，沒有不准的，少不免日望好音。

不消一月上下，早有電旨飛下來，把周庸祐賞給一個四品京堂候補。試想那八萬銀子，好容易報效得來，朝廷裡面正當庫款奇絀的時候，廣東又向來著名富商很多的，正要重重的賞給他們，好為將來的勸勉，故此把四品京堂賞給了他們。論起那個四品京堂，雖然只是四品的官銜，只是位置實在尊貴，就是出京見了督撫，也不過是平移的罷了。當下週庸祐好不歡喜，謁祠拜客，周家又有一番熱鬧了。

這時周庸祐的聲名，比從前更加大起來，平時談瀛社的朋友，自然加倍趨承，便是督撫三司，也常常來往。在羊城拜過客之後，先自一程返到香港大宅子裡，馬氏接著，先自道喜，隨說道：「府裡自年前失了火，家內各事，不大如意。今兒雖費了十萬銀子上下，也沒甚緊要。還幸得了個京堂，對著督撫大員，也是平班一輩子，便是關書裡什麼事，還有哪個敢動彈得來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哪還止是個京堂，我盡將來要弄個尚書侍郎的地位呢。只這些關裡事，夫人休擔著驚，因我們在關書裡乾的事，統通和監督一樣，若把我們算將來，怕不要牽連多少監督來呢。任是什麼大權大位的人，哪有這般手段？」馬氏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吉人自有天相』。統望大人作了大官回來，把從前敲磨我們的官兒，伸了這口氣，就是萬幸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夫人說得是，這都是夫人的好處，助成俺有今日的地位。若是不然，試看廣東幾千萬人來，哪有幾人像俺的功名富貴，件件齊全的呢？」那周庸祐說罷，只口裡雖如此說，惟心裡究想自雁翎一進了門來，就得個四品的京堂，可知隱助自己發財的，自然是馬氏；若隱助自己升官的，料將來又要仗著雁翎的了。

肚子里正想得神，忽報三姨太香屏、六姨太春桂、七姨太鳳蟬、九姨太金小霞、十姨太雁翎，都進大屋子來，在廳子裡伺候，要與大人道喜。周庸祐聽了，隨轉出來，並請馬氏換過大褂羅裙，一同到大堂上，和周庸祐並肩兒坐著，受各姨太拜賀；暨那幾個兒女，都先後道賀畢，也各人發了賞封。隨後的就是管家和家人婢僕傭婦，統通叩拜過了，周庸祐即囑對管家駱子棠，準備家宴。那時港中朋友，聽得周庸祐回港的，又紛來道賀，正是車馬盈門。周庸祐又要出門回拜，一連忙了幾天，周庸祐即在周圍子裡唱戲設宴，好酬謝到來道賀的賓客。這時港中外商富戶，差不多也到齊了。自古道「富貴逼人來」，倒也難怪。

單說那夜周圍裡設宴，男女賓客，衣冠濟濟。女的由馬氏主席，若是各家的侍妾，自由六姨太王氏春桂主席；男的自然周庸祐主席。先聽了一口戲，到入席時，已近三更時分。正杯籌交錯間，管家馮少伍忽由羊城附夜輪船回港，周庸祐接著道：「少伍在城裡打點各事，如何便回？」馮少伍就引周庸祐至一旁說道：「現在又因有一個機會，都因國家現在籌款，已分諭各省，如有能報

效二萬金的，不論生員還是監生，統通作為取中了舉人，一體會試。若從這個機會，為兩公子圖個進身，不特日下是個舉人；且大人在京裡，知交正多，再加上一點工夫，恐進士翰林都是不難到手了。」周庸祐聽了，答道：「此事甚好，待賓客去後，再說未遲。」說罷，重複入席。未幾賓客漸散，馮少伍又道：「小弟見有這個機會，特回來說知，不知大人怎地意見？」那周庸祐正自尋思，原來周庸祐的意見，自忖替兒子謀個舉人，自是好事。但長子年紀大了，若要謀個舉人，自然要謀在長子的身上；但長子是二房所出，料馬氏必然不大喜歡；若為次子謀了，怕年紀太少，不免弄出許多笑話來。因此上不能對那馮少伍說得定怎麼主意，便答了一聲：「明日再說。」隨轉回馬氏住的大宅子裡，先把馮少伍的話，對馬氏說知。

那馬氏不聽猶自可，聽了哪有不願為自己兒子謀個舉人的？便一力要周庸祐辦去。周庸祐本不敢不從，只究以兒子幼小，恐被人說笑話；況放著長子不謀，反替幼子謀了這個舉人，亦對二房不住。想了一會，計不如湊足四萬金，替兩個兒子一並謀個舉人罷了。即把此意對馬氏說知。那馬氏心上實不願長子得個舉人，與自己的兒子平等，便道：「大人謀一個舉人，恐還被人說笑，若謀兩個時，怕外間說話越多起來了。」周庸祐聽到這話，亦覺有理，心上左思右想，總沒占一主意。

馬氏見周庸祐還自思疑，不如索性自己作主為是。次日，便喚馮少伍到來，問他謀舉人的路，可是實的？馮少伍道：「哪有不實？現在已有了明文，省中早傳遍了。夫人若要下手時，就該早些，遲點就恐不及了。」夫人聽了，便對馮少伍道：「依你乾去便是，無論在哪一項設法，盡把二萬銀子撥來乾去。」馮少伍說聲「理會得」，隨轉下來。見馬氏有了主意，想是與周庸祐商議定了，再不必向周庸祐再說，便趕即回城，即把二萬銀子籌足報效去。果然不消一月上下，已發表出來，那幼子早中了一個舉人去了。正是：

大人方進京堂秩，幼子旋攀桂苑香。